

大唐西域记

序

窃以穹仪方载之广，蕴识怀灵之异，《谈天》无以究其极，《括地》讵足辩其原？是知方志所未传、声教所不暨者，岂可胜道哉！

详夫天竺之为国也，其来尚矣。圣贤以之叠軫，仁义于焉成俗。然事绝于曩代，壤隔于中土，《山经》莫之纪，《王会》所不书。博望凿空，徒置怀于邛竹；昆明道闭，谬肆力于神池。遂使瑞表恒星，郁玄妙于千载；梦彰佩日，秘神光于万里。暨于蔡愔访道，摩腾入洛。经藏石室，未尽龙宫之奥，像画凉台，宁极鹫峰之美？自兹厥后。时政多虞。阍竖乘权，愤东京而鼎峙；母后成衅，剪中朝而幅裂。宪章泯于函、雒，烽燧警于关塞，四郊因而多垒，况兹邦之绝远哉！然而钓奇之客，希世间至。颇存记注，宁尽物土之宜？徒采《神经》，未极真如之旨。有隋一统，寔务恢疆，尚且眷西海而咨嗟，望东离而杼轴。扬旌玉门之表，信亦多人；利涉葱岭之源，盖无足纪。曷能指雪山而长骛，望龙池而一息者哉！良由德不被物，威不及远。我大唐之有天下也，辟寰宇而创帝图，扫揆枪而清天步，功侔造化，明等照临。人荷再生，肉骨豺狼之吻；家蒙锡寿，还魂鬼蜮之墟。总异类于藁街，掩遐荒于輿地，苑十洲而池环海，小五帝而鄙上皇。

法师幼渐法门，慨祇园之莫履；长怀真迹，仰鹿野而翘心。褰裳净境，实惟素蓄。会淳风之西偃，属候律之东归，以贞观三年，杖锡遵路。资皇灵而抵殊俗，冒重险其若夷；假冥助而践畏途，几必危而已济。暄寒骤徙，展转方达。言寻真相，见不见于空有之间；博考精微。闻不闻于生灭之际。廓群疑于性海，启妙觉于迷津。于是隐括众经，无片言而不尽；傍稽圣迹，无一物而不窥。周流多载，方始旋返。十九年正月，届于长安。所获经论六百五十七部，有诏译焉。

亲践者一百一十国，传闻者二十八国，或事见于前典，或名始于今代。莫不餐和饮泽，顿颡而知归；请吏革音，梯山而奉贐。欢阙庭而相抃，袭冠带而成群。尔其物产风土之差，习俗山川之异，远则稽之于国典，近则详之于故老。邈矣殊

方，依然在目。无劳握槊，已详油素，名为《大唐西域记》，一帙十二卷。窃惟书事记言，固已缉于微婉，琐词小道，冀有补于遗阙。秘书著作佐郎敬播序之云尔。

○序二

若夫玉毫流照，甘露洒于大千；金镜扬辉，薰风被于有截。故知示现三界，粤称天下之尊；光宅四表，式标域中之大。是以慧日沦影，像化之迹东归；帝猷宏阐，大章之步西极。

有慈恩道场三藏法师，讳玄奘，俗姓陈氏，其先颍川人也。帝轩提象，控华渚而开源；大舜宾门，基历山而耸构。三恪照于姬载，六奇光于汉祀。书奏而承朗月，游道而聚德星。纵壑骈鳞，培风齐翼。世济之美，郁为景胄。

法师籍庆诞生，含和降德，结根深而森茂，导源浚而灵长。奇开之岁，霞轩月举；聚沙之年，兰薰桂馥。泊乎成立，艺殫坟素。九皋载响，五府交辟。以夫早悟真假，夙昭慈慧，镜真筌而延伫，顾生涯而永息。而朱绂紫纓，诚有界之徽网；宝车丹枕，实出世之津途。由是摈落尘滓，言归闲旷。令兄长捷法师，释门之栋干者也。擅龙象于身世，挺鸞鹭于当年。朝野挹其风猷，中外羨其声彩。既而情深友爱，道睦天伦。法师服勤请益，分阴靡弃。业光上首，擢秀檀林；德契中庸，腾芬兰室。抗策平道，包九部而吞梦；鼓柂玄津，俯四韦而小鲁。自兹遍游谈肆，载移凉燠，功既成矣，能亦毕矣。至于泰初日月，独耀灵台；子云鞶帨，发挥神府。于是金文暂启，伫秋驾而云趋；玉柄才揜，披雾市而波属。若会斫轮之旨，犹知拜瑟之微。以泻瓶之多闻，泛虚舟而独远。乃于轘辕之地，先摧鑠腹之夸；井络之乡，遽表浮杯之异。远迹宗挹，为之语曰：“昔闻荀氏八龙，今见陈门双骥。”汝、颍多奇士，诚哉此言。

法师自幼迄长，游心玄籍。名流先达，部执交驰，趋末忘本，摭华捐实，遂有南北异学，是非纷纠。永言于此，良用怆然。或恐传译踳驳，未能筌究，欲穷香象之文，将罄龙宫之目。以绝伦之德，属会昌之期，杖锡拂衣，第如遐境。于是背玄灞而延望，指葱山而矫迹，川陆绵长，备尝艰险。陋博望之非远，嗤法显

之为局。游践之处，毕究方言，镌求幽赜，妙穷津会。于是词发雌黄，飞英天竺；文传贝叶，聿归振旦。

太宗文皇帝金轮纂御，宝位居尊。载伫风徽，召见青蒲之上；乃眷通识，前膝黄屋之间。手诏绸缪，中使继路。俯摘睿思，乃制《三藏圣教序》，凡七百八十言。今上昔在春闱，裁《述圣记》，凡五百七十九言。启玄妙之津，尽揄扬之旨。盖非道映鸡林，誉光鹫岳，岂能缅降神藻，以旌时秀？

奉诏翻译梵本，凡六百五十七部。具览遐方异俗，绝壤殊风，土著之宜，人伦之序，正朔所暨，声教所覃，著《大唐西域记》，勒成一十二卷。编录典奥，综核明审，立言不朽，其在兹焉。

卷一

三十四国

○序论

历选皇猷，遐观帝录，庖羲出震之初，轩辕垂衣之始，所以司牧黎元，所以疆画分野。暨乎唐尧之受天运，光格四表，虞舜之纳地图，德流九土。自兹已降，空传书事之册；逖听前修，徒闻记言之史。岂若时逢有道，运属无为者欤？我大唐御极则天，乘时握纪，一六合而光宅，四三皇而照临。玄化滂流，祥风遐扇，同乾坤之覆载，齐风雨之鼓润。与夫东夷入贡，西戎即叙，创业垂统，拨乱反正，固以跨越前王，囊括先代。同文共轨，至治神功，非载记无以赞大猷，非昭宣何以光盛业？玄奘辄随游至，举其风土，虽未考方辨俗，信已越五逾三。含生之俦，咸被凯泽；能言之类，莫不称功。越自天府，暨诸天竺，幽荒异俗，绝域殊邦，咸承正朔，俱沾声教。赞武功之绩，讽成口实；美文德之盛，郁为称首。详观载籍，所未尝闻；缅惟图牒，诚无与二。不有所叙，何记化洽？今据闻见，于是载述。

然则索诃世界，(旧曰娑婆世界，又曰娑诃世界，皆讹也。)三千大千国土，为一佛之化摄也。今一日月所临四天下者，据三千大千世界之中，诸佛世尊，皆此垂化，现生现灭，导圣导凡。苏迷卢山(唐言妙高山。旧曰须弥，又曰须弥娄，皆讹略也。)四宝合成，在大海中，据金轮上，日月之所照回，诸天之所游舍。七山七海，环峙环列；山间海水，具八功德。七金山外，乃咸海也。海中可居者，大略有四洲焉。东毗提诃洲，(旧曰弗婆提，又曰弗于逮，讹也。)南瞻部洲，(旧曰阎浮提洲，又曰剌浮洲，讹也。)西瞿陀尼洲，(旧曰瞿耶尼，又曰劬伽尼，讹也。)北拘卢洲。(旧曰郁单越，又曰鳩楼，讹也。)金轮王乃化被四天下，银轮王则政隔北拘卢，铜轮王除北拘卢及西瞿陀尼，铁轮王则唯瞻部洲。夫轮王者，将即大位，随福所感，有大轮宝浮空来应，感有金、银、铜、铁之异，境乃四、三、二、一之差，因其先瑞，即以为号。

则瞻部洲之中地者，阿那婆答多池也。(唐言无热恼。旧曰阿耨达池，讹也。)在香山之南，大雪山之北，周八百里矣。金、银、琉璃、颇胝。饰其岸焉。金沙弥漫，清波皎镜。八地菩萨以愿力故，化为龙王，于中潜宅。出清泠水，给瞻部洲。是以池东面银牛口，流出殒(巨胜反。)伽河，(旧曰恒河，又曰恒伽，讹也。)绕池一匝，入东南海；池南面金象口，流出信度河，(旧曰辛头河，讹也。)绕池一匝，入西南海；池西面琉璃马口，流出缚刍河，(旧曰博叉河，讹也。)绕池一匝，入西北海；池北面颇胝师子口，流出徙多河，(旧曰私陀河，讹也。)绕池一匝，入东北海，或曰潜流地下，出积石山，即徙多河之流，为中国之河源云。

时无轮王应运，瞻部洲地有四主焉。南象主则暑湿宜象，西宝主乃临海盈宝，北马主寒劲宜马，东人主和畅多人。故象主之国躁烈笃学，特闲异术，服则横巾右袒，首则中髻四垂，族类邑居，室宇重阁。宝主之乡，无礼义，重财贿，短制左衽，断发长髭，有城郭之居，务殖货之利。马主之俗，天资犷暴，情忍杀戮，毳帐穹庐，鸟居逐牧。人主之地，风俗机慧，仁义昭明，冠带右衽，车服有序，安土重迁，务资有类。三主之俗，东方为上。其居室则东辟其户，旦日则东向以拜。人主之地，南面为尊。方俗殊风，斯其大概。至于君臣上下之礼，宪章文规之仪，人主之地无以加也。清心释累之训，出离生死之教，象主之国其理优矣。斯皆著之经诰，问诸士俗，博关今古，详考见闻。然则佛兴西方，法流东国，

通译音讹，方言语谬，音讹则义失，语谬则理乖。故曰：“必也正名乎”，贵无乖谬也。

夫人有刚柔异性，言音不同，斯则系风土之气，亦习俗之致也。若其山川物产之异，风俗性类之差，则人主之地，国史详焉。马主之俗、宝主之乡，史诰备载，可略言矣。至于象主之国，前古未详，或书地多暑湿，或载俗好仁慈，颇存方志，莫能详举。岂道有行藏之致，固世有推移之运矣？是故候律以归化，饮泽而来宾，越重险而款玉门，贡方奇而拜绛阙者，盖难得而言焉。由是之故，访道远游，请益之隙，存记风土。黑岭已来，莫非胡俗。虽戎人同贯，而族类群分，画界封疆，大率土著。建城郭，务殖田畜，性重财贿，俗轻仁义。嫁娶无礼，尊卑无次，妇言是用，男位居下。死则焚骸，丧期无数。髡面截耳，断发裂裳，屠杀群畜，祀祭幽魂。吉乃素服，凶则皂衣。同风类俗，略举条贯。异政殊制，随地别叙。印度风俗，语在后记。

出高昌故地，自近者始，曰阿耆尼国。(旧曰焉耆。)

○阿耆尼国

阿耆尼国，东西六百余里，南北四百余里。国大都城周六七里，西面据山，道险易守。泉流交带，引水为田。土宜糜、黍、宿麦、香枣、蒲萄、梨、柰诸果。气序和畅，风俗质直。文字取则印度，微有增损。服饰毡褐，断发无巾。货用金钱、银钱、小铜钱。王，其国人也，勇而寡略，好自称伐，国无纲纪，法不整肃。伽蓝十余所，僧徒二千余人，习学小乘教说一切有部。经教律仪，既遵印度，诸习学者，即其文而玩之。戒行律仪，洁清勤励。然食杂三净，滞于渐教矣。

从此西南行二百余里，逾一小山，越二大河，西得平川，行七百余里，至屈(居勿反)支国。(旧曰龟兹。)

○屈支国

屈支国，东西千余里，南北六百余里。国大都城周十七八里，宜糜、麦，有粳稻，出蒲萄、石榴，多梨、柰、桃、杏。土产黄金、铜、铁、铅、锡。气序

和，风俗质。文字取则印度，粗有改变。管弦伎乐，特善诸国。服饰锦褐，断发巾帽。货用金钱、银钱、小铜钱。王，屈支种也，智谋寡昧，迫于强臣。其俗生子以木押头，欲其匾<匚鹿>也。伽蓝百余所，僧徒五千余人，习学小乘教说一切有部。经教律仪，取则印度，其习读者，即本文矣。尚拘渐教，食杂三净。洁清耽玩，人以功竞。

一、大龙池及金花王

国东境城北天祠前，有大龙池。诸龙易形，交合牝马，遂生龙驹，↑龙戾难驭。龙驹之子，方乃驯驾，所以此国多出善马。闻之先志曰：近代有王，号曰金花，政教明察，感龙驭乘。王欲终没，鞭触其耳，因即潜隐，以至于今。城中无井，取汲池水。龙变为人，与诸妇会，生子骁勇，走及奔马。如是渐染，人皆龙种，恃力作威，不恭王命。王乃引构突阙，杀此城人，少长俱戮，略无噍类。城今荒芜，人烟断绝。

二、昭怙厘二伽蓝

荒城北四十余里，接山阿，隔一河水，有二伽蓝，同名昭怙厘，而东西随称。佛像装饰，殆越人工。僧徒清肃，诚为勤励。东昭怙厘佛堂中有玉石，面广二尺余，色带黄白，状如海蛤。其上有佛足履之迹，长尺有八寸，广余六寸矣。或有斋日，照烛光明。

三、大会场

大城西门外，路左右各有立佛像，高九十余尺。于此像前，建五年一大会处。每岁秋分数十日间，举国僧徒皆来会集。上自君王，下至士庶，捐废俗务，奉持斋戒，受经听法，渴日忘疲。诸僧伽蓝庄严佛像，莹以珍宝，饰之锦绣，载诸辇舆，谓之行像，动以千数，云集会所。常以月十五日晦日，国王大臣谋议国事，访及高僧，然后宣布。

四、阿奢理贰伽蓝及其传说

会场西北，渡河至阿奢理贰伽蓝。(唐言奇特。)庭宇显敞，佛像工饰。僧徒肃穆，精勤匪怠，并是耆艾宿德，硕学高才，远方俊彦，慕义至止。国王、大臣、士庶、豪右四事供养，久而弥敬。闻之先志曰：昔此国先王崇敬三宝，将欲游方观礼圣迹，乃命母弟摄知留事。其弟受命，窃自割势，防未萌也。封之金函，持以上王。王曰：“斯何谓也？”对曰：“回驾之日，乃可开发。”即付执事，随军掌护。王之还也，果有构祸者曰：“王令监国，淫乱中宫。”王闻震怒，欲置严刑。弟曰：“不敢逃责，愿开金函。”王遂发而视之，乃断势也。曰：“斯何异物？欲何发明？”对曰：“王昔游方，命知留事，惧有谗祸，割势自明。今果有征，愿垂照览。”王深敬异，情爱弥隆，出入后庭，无所禁碍。王弟于后行，遇一夫拥五百牛，欲事刑腐。见而惟念，引类增怀：“我今形亏，岂非宿业？”即以财宝赎此群牛。以慈善力，男形渐具。以形具故，遂不入宫。王怪而问之，乃陈其始末。王以为奇特也，遂建伽蓝，式旌美迹，传芳后叶。

从此西行六百余里，经小沙碛。至跋禄迦国。(旧谓姑墨，又曰亟默。)

○跋禄迦国

跋禄迦国东西六百余里，南北三百余里。国大都城周五六里。土宜气序、人性风俗、文字法则同屈支国，语言少异。细毡细褐，邻国所重。伽蓝数十所，僧徒千余人，习学小乘教说一切有部。

凌山及大清地

国西北行三百余里，度石碛，至凌山。此则葱岭北原，水多东流矣。山谷积雪，春夏合冻，虽时消泮，寻复结冰。经途险阻，寒风惨烈，多暴龙，难凌犯。行人由此路者，不得赭衣持瓠大声叫唤。微有违犯，灾祸目睹。暴风奋发，飞沙雨石，遇者丧没，难以全生。

山行四百余里，至大清池，(或名热海，又谓咸海。)周千余里，东西广，南北狭。四面负山，众流交凑，色带青黑，味兼咸苦，洪涛浩汗，惊波汨湲。龙鱼杂处，灵怪间起，所以往来行旅，祷以祈福，水族虽多，莫敢渔捕。

素叶水城

清池西北行五百余里，至素叶水城。城周六七里，诸国商胡杂居也。土宜糜、麦、蒲萄，林树稀疏。气序风寒，人衣毡褐。

素叶以西数十孤城，城皆立长，虽不相禀命，然皆役属突厥。

○宰利地区总述

自素叶水城，至羯霜那国，地名宰利，人亦谓焉。文字语言，即随称矣。字源简略，本二十余言，转而相生，其流浸广。粗有书记，竖读其文，递相传授，师资无替。服毡褐，衣皮毳，裳服褊急。齐发露顶，或总剪剃，缿彩络额。形容伟大，志性恇怯。风俗浇讹，多行诡诈，大抵贪求，父子计利，财多为贵，良贱无差。虽富巨万，服食粗弊。力田逐利者杂半矣。

千泉

素叶城西行四百余里，至千泉。千泉者，地方二百余里，南面雪山，三陲平陆。水土沃润，林树扶疏，暮春之月，杂花若绮，泉池千所，故以名焉。突厥可汗每来避暑。中有群鹿，多饰铃环，驯狎于人，不甚惊走。可汗爱赏，下命群属：“敢加杀害，有诛无赦。”故此群鹿，得终其寿。

咀逻私城

千泉西行百四十五里，至咀逻私城。城周八九里，诸国商胡杂居也。土宜气序，大同素叶。

小孤城

南行十余里有小孤城，三百余户，本中国人也，昔为突厥所掠，后遂鸠集同国，共保此城，于中宅居。衣裳去就，遂同突厥，言辞仪范，犹存本国。

白水城

从此西南行二百余里，至白水城，城周六七里。土地所产，风气所宜，逾胜坦迳私。

恭御城

西南行二百余里，至恭御城，城周五六里。原隰膏腴，树木蓊郁。

从此南行四五十里，至笈(奴做反。)赤建国。

○笈赤建国

笈赤建国，周千余里。地沃壤，备稼穡。草木郁茂，华果繁盛，多蒲萄，亦所贵也。城邑百数，各别君长，进止往来，不相禀命。虽则画野区分，总称笈赤建国。

从此西行二百余里，至赭时国。(唐言石国。)

○赭时国

赭时国周千余里。西临叶河，东西狭，南北长。土宜气序，同笈赤建国。城邑数十，名别君长，既无总主，役属突厥。

从此东南千余里，至卞市(敷发反。)捍国。

○卞市捍国

卞市捍国周四千余里，山周四境。土地膏腴，稼穡滋盛，多花果，宜羊马。气序风寒，人性刚勇，语异诸国，形貌丑弊。自数十年，无大君长，酋豪力竞，不相宾伏，依川据险，画野分都。

从此西行千余里，至宰堵利瑟那国。

○窳堵利瑟那国

窳堵利瑟那国周千四五百里，东临叶河。叶河出葱岭北原，西北而流，浩汗浑浊，汨湲漂急。土宜风俗，同赭时国。自有王，附突厥。

大沙磧

从此西北入大沙磧，绝无水草。途路弥漫，疆境难测。望大山，寻遗骨，以知所指，以记经途。行五百余里，至飒秣建国，(唐言康国。)

○飒秣建国

飒秣建国周千六七百里，东西长，南北狭。国大都城周二十余里，极险固，多居人。异方宝货，多聚此国。土地沃壤，稼穡备植，林树蓊郁，花果滋茂，多出善马。机巧之技，特工诸国。气序和畅，风俗猛烈。凡诸胡国，此为其中。进止威仪，近远取则。其王豪勇，邻国承命。兵马强盛，多是赭羯。赭羯之人，其性勇烈，视死如归，战无前敌。

从此东南至弭秣贺国。(唐言米国。)

○弭秣贺国

弭秣贺国周四五百里，据川中，东西狭，南北长，土宜风俗，同飒秣建国。从此北至劫布旦那国。(唐言曹国。)

○劫布旦那国

劫布旦那国周千四五百里，东西长，南北狭。土宜风俗，同飒秣建国。从此国西三百余里，至屈(居勿反。)霜(去声。)你迦国。(唐言何国。)

○屈霜你迦国

屈霜你迦国周千四五百里，东西狭，南北长。土宜风俗，同飒秣建国。从此国西二百余里，至喝捍国。(唐言东安国。)

○喝捍国

喝捍国周千余里。土宜风俗，同飒秣建国。从此国西四百余里，至捕喝国。(唐言中安国。)

○捕喝国

捕喝国周千六七百里，东西长，南北狭。土宜风俗，同飒秣建国。从此国西四百余里，至伐地国。(唐言西安国。)

○伐地国

伐地国周四百余里，土宜风俗，同飒秣建国。从此西南五百余里，至货利习弥迦国。

○货利习弥伽国

货利习弥伽国顺缚台河两岸，东西二三十里，南北五百余里。土宜风俗，同伐地国，语言少异。

从飒秣建国西南行三百余里，至羯霜(去声。)那国。(唐言史国。)

○羯霜那国

羯霜那国周千四五百里，土宜风俗，同飒秣建国。

从此西南行二百余里入山，山路崎岖，谿径危险，既绝人里，又少水草。东南山行三百余里，入铁门。

铁门

铁门者，左右带山，山极峭峻，虽有狭径，加之险阻，两傍石壁，其色如铁。既设门扉，又以铁锢，多有铁铃，悬诸户扇，因其险固，遂以为名。

○睹货逻国故地

出铁门，至睹货逻国(旧曰吐火罗国，讹也。)故地。南北千余里，东西三千余里。东厄葱岭，西接波刺斯，南大雪山，北据铁门，缚刍大河中境西流。自数百年王族绝嗣，酋豪力竞，各擅君长，依川据险，分为二十七国。虽画野区分，总役属突厥。气序既温，疾疫亦众。冬末春初，霖雨相继。故此境已南，滥波已北，其国风土，并多温疾。而诸僧徒以十二月十六日入安居，三月十五日解安居，斯乃据其多雨，亦是设教随时也。其俗则志性恒怯，容貌鄙陋，粗知信义，不甚欺诈。语言去就，稍异诸国；字源二十五言，转而相生，用之备物。书以横读，自左向右，文记渐多，逾广率利。多衣氍，少服褐。货用金、银等钱，模样异于诸国。

顺缚刍河北，下流至咀蜜国。

○咀蜜国

咀蜜国东西六百余里，南北四百余里。国大都城周二十余里，东西长，南北狭。伽蓝十余所，僧徒千余人。诸宰堵波(即旧所谓浮图也，又曰鎗婆，又曰私鎗簸，又曰藪斗波，皆讹也。)及佛尊像，多神异，有灵鉴。

东至赤鄂衍那国。

○赤鄂衍那国

赤鄂衍那国东西四百余里，南北五百余里。国大都城周十余里。伽蓝五所，僧徒鲜少。

东至忽露摩国。

○忽露摩国

忽露摩国东西百余里，南北三百余里。国大都城周十余里。其王奚素突厥也。伽蓝二所，僧徒百余人。

东至愉(朔俱反。)漫国。

○愉漫国

愉漫国东西四百余里，南北百余里。国大都城周十六七里。其王奚素突厥也。伽蓝二所，僧徒寡少。

西南临缚刍河，至鞠和衍那国。

○鞠和衍那国

鞠和衍那国东西二百余里，南北三百余里。国大都城周十余里。伽蓝三所，僧徒百余人。

东至镬沙国。

○镬沙国

镬沙国东西三百余里，南北五百余里。国大都城周十六七里。

东至珂咄罗国。

○珂咄罗国

珂咄罗国东西千余里，南北千余里。国大都城周二十余里。

东接葱岭，至拘谜(莫闭反)随国。

○拘谜陁国

拘谜陁国东西二千余里，南北二百余里，据大葱岭中。国大都城周二十余里。西南邻缚刍河，南接尸弃尼国。

南渡缚刍河，至达摩悉铁帝国、钵铎创那国、淫薄健国、屈浪拿国、呬(火利反)摩坦罗国、钵利曷国、訖栗瑟摩国、曷逻胡国、阿利尼国、瞢健国。自活国东南至阔悉多国、安坦逻缚国，事在回记。

活国西南至缚伽浪国。

○缚伽浪国

缚伽浪国东西五十余里，南北二百余里。国大都城周十余里。

南至訖露悉泯健国。

○訖露悉泯健国

訖露悉泯健国周千余里。国大都城周十四五里。

西北至忽憺国。

○忽憺国

忽憺国周八百余里。国大都城周五六里。伽蓝十余所，僧徒五百余人。

西至缚喝国。

○缚喝国

缚喝国东西八百余里，南北四百余里，北临缚刍河。国大都城周二十余里，人皆谓之小王舍城也。其城虽固，居人甚少。土地所产，物类尤多，水陆诸花，难以备举。伽蓝百有余所，僧徒三千余人，并皆习学小乘法教。

一、纳缚僧伽蓝

城外西南有纳缚(唐言新。)僧伽蓝，此国先王之所建也。大雪山北作论诸师，惟此伽蓝美业不替。其佛像莹以名珍，堂宇乃饰之奇宝，故诸国君长利之以攻劫。此伽蓝素有毗沙门天像，灵鉴可恃，冥加守卫。近突厥叶护可汗子肆叶护可汗，倾其部落，率其戎旅，奄袭伽蓝，欲图珍宝。去此不远，屯军野火。其夜梦见毗沙门天曰：“汝有何力，敢坏伽蓝？”因以长戟贯彻胸背。可汗惊悟，便苦心痛，遂告群属所梦咎征，驰请众僧，方伸忏悔，未及返命，已从殒歿。

伽蓝内南佛堂中有佛澡罐，量可斗余，杂色炫耀，金石难名。又有佛牙，其长寸余，广八九分，色黄白，质光净。又有佛扫帚，迦奢草作也，长馥二尺，围可七寸，其把以杂宝饰之。凡此三物，每至六斋，法侣咸会，陈设供养，至诚所感，或放光明。

伽蓝北有窣堵波，高二百余尺，金刚泥涂，众宝厕饰。中有舍利，时烛灵光。

伽蓝西南有一精庐，建立以来，多历年所。远方辐凑，高才类聚，证四果者，难以详举。故诸罗汉将入涅槃，示现神通，众所知识，乃有建立，诸窣堵波基迹相邻，数百余矣。虽证圣果，终无神变，盖亦千计，不树封记。今僧徒百余人，夙夜匪懈，凡圣难测。

二、提谓城及波利城

大城西北五十余里，至提谓城。城北四十余里有波利城。城中各有一窣堵波，高余三丈。昔者如来初证佛果，起菩提树，方诣鹿园。时二长者遇被威光，

随其行路之资，遂献麩蜜，世尊为说人天之福，最初得闻五戒十善也。既闻法诲，请所供养，如来遂授其发、爪焉。二长者将还本国，请礼敬之仪式。如来以僧伽胝(旧曰僧祇梨，讹也。)方叠布下，次郁多罗僧，次僧却崎，(旧曰僧祇支，讹也。)又覆钵竖锡杖，如是次第为窣堵波。二人承命，各还其城，拟仪圣旨，式修崇建，斯则释迦法中最初窣堵波也。

城西七十余里有窣堵波，高余二丈，昔迦叶波佛时之所建也。

从大城西南入雪山阿，至锐秣陁国。

○锐秣陁国

锐秣陁国东西五六十里，南北百余里。国大都城周十余里。

西南至胡寔健国。

○胡寔健国

胡寔健国东西五百余里，南北千余里。国大都城周二十余里。多山川，出善马。

西北至咀刺健国。

○咀刺健国

咀刺健国东西五百余里，南北五六十里。国大都城周十余里。西接波刺斯国界。

从缚喝国南行百余里，至揭职国。

○揭职国

揭职国东西五百余里，南北三百余里。国大都城周四五里。土地硗确，陵阜连属，少花果，多菽、麦。气序寒烈，风俗刚猛。伽蓝十余所，僧徒三百余人，并学小乘教说一切有部。

大雪山

东南入大雪山，山谷高深，峰岩危险，风雪相继，盛夏合冻，积雪弥谷，蹊径难涉。山神鬼魅，暴纵妖祟，群盗横行，杀害为务。

行六百余里，出睹货逻国境，至梵衍那国。

○梵衍那国

梵衍那国东西二千余里，南北三百余里，在雪山之中也。人依山谷，逐势邑居。国大都城据崖跨谷，长六七里，北背高岩。有宿麦，少花果，宜畜牧，多羊马。气序寒烈。风俗刚犷，多衣皮褐，亦其所宜。文字风教，货币之用，同睹货逻国，语言少异，仪貌大同。淳信之心，特甚邻国。上自三宝，下至百神，莫不输诚，竭心宗敬。商估往来者，天神现征祥，示崇变，求福德。伽蓝数十所，僧徒数千人，宗学小乘说出世部。

一、大立佛及卧佛像

王城东北山阿有石佛立像，高百四五十尺，金色晃曜，宝饰灿烂。东有伽蓝，此国先王之所建也。伽蓝东有鍤石释迦佛立像，高百余尺，分身别铸，总合成立。

城东二三里伽蓝中有佛入涅槃卧像，长千余尺。其王每此设无遮大会，上自妻子，下至国珍，府库既倾，复以身施，群官僚佐就僧酬赎，若此者以为所务矣。